

讀《中國古印》札記*

高佑仁**

摘 要

《中國古印——程訓義古璽印集存》是 2007 年程訓義先生出版的印譜，書中輯錄古璽和古印陶共計 529 件，上溯戰國，下至宋元，其中屬於戰國時期的文物約 300 餘件，對於古物之保存居功厥偉，價值不言可喻。程訓義先生是中國著名的藏璽大家，祖父曾於南開大學授業，潛心研究古文字，與古璽印收藏大家的黃賓虹為好友，伯父則為江浙的收藏大家程萬孚，他對於古璽的熱愛與家學淵源頗有關聯。

不過，本書作者為業餘古印收藏家，因此所著錄的印銳自不免雜有贗品或可疑者，例如編號 1-34、1-46、1-116、3-4、4-18 等，讀者宜謹慎去取。本文針對《中國古印——程訓義古璽印集存》一書，提供十二則考釋意見，敬請學者專家不吝指正。

關鍵詞：中國古印、程訓義、古璽、考釋

國立中興大學 

* 本文為「《上博簡》楚辭類文獻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獲得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計畫編號 03-2410-H-008 -079 -）的獎助，特此致謝。

** 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Reading Notes of *Ancient Chinese Seals*

Kao You-Jen*

Abstract

Ancient Chinese Seals—Cheng Xun-yi's Archive of Ancient Seals (Zhong Guo Gu Yin) is a catalogue of ancient seals published by Mr. Cheng Xun-yi in 2007. Encompassing from Warring States Era to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it chronicles 529 pieces of ancient seals and ceramic seals. This seal recorded more than 300 pieces of cultural relics belonging to the Warring States Era and thus credits great value of its preservation of antiquities.

Keywords: *Ancient Chinese Seals (Zhong Guo Gu Yin)*, Cheng Xun-yi, Ancient seals, research of Chinese ancient characters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讀《中國古印》札記

高佑仁

一、前言

《中國古印——程訓義古璽印集存》(後文簡稱《中國古印》)是2007年程訓義先生所出版的印譜，原書於印蛻旁皆附有釋文，內容多屬三晉文字¹，由於數量眾多，因此部分釋文不免仍有討論之空間。施謝捷《古璽彙考》、田焯〈略論古璽文字研究的重要性〉、方勇〈釋璽印及陶文中的「昆陽埗(市)」〉、韓祖倫〈先秦古璽印文字雜識續〉都有討論²，筆者閱讀時亦偶有想法，今纂成文，敬請學者專家不吝賜正。

二、編號 1-94



(拓本)



(原物/已經水平翻轉處理)













程訓義先生釋作「**𡗗**立」，並認為「**𡗗**」从「**𡗗**」，「**平**」為疊加聲符，讀為「**平**」姓。「**立**」會人立於地上形，並懷疑字形「偏向右側不知何意？」(頁32)首字釋「**𡗗**」可信，在晉系文字中已多見，《戰國古文字典》、《古文字譜系



¹ 參原書之〈序言〉，程訓義先生：《中國古印——程訓義古璽印集存》(石家莊：河北美術社，2007年2月)，頁2。


² 施謝捷：《古璽彙考》(合肥：安徽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5月)，頁205、225、237、264、294、334、335、338等。田焯：〈略論古璽文字研究的重要性〉，《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0年)，頁322-333。方勇：〈釋璽印及陶文中的「昆陽埗(市)」〉(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08年9月9日)。韓祖倫：〈先秦古璽印文字雜識續〉，大象出版社：《中國文字研究》第十四輯，2011年3月，頁24-30。


疏證》都讀為「平」³。

第二字（後文以△表示）原整理者釋「立」，《三晉文字編》未隸定（頁 1183）⁴，「立」字戰國文字作：

晉系						
	中山王方壺/ 集成 9735	中山王方壺/ 集成 9735	中山王鼎/集 成 2840	中山王方壺/ 集成 9735	璽彙 4278	璽彙 1438
楚系						
	望 1.22	上博二.從政 甲.13	郭.緇.3	郭.語 1.35	包 2.250	包 2.202

晉系與楚系文字無太多差異，「立」字象人站立於地，其頭部及身軀筆直而下，頭部並不會向右彎曲，這是由甲骨文「」（合集 7365）、西周金文「」（頌鼎/

集成 2829）、春秋金文「」（子犯鐘/新收 1011⁵）以來的構形規律⁶，人形頭部

向右或向左傾斜，這是「矢」的特徵。然而，本處的「」字上端往右，這對釋作「立」字而言是無法解釋的問題。



³ 參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 827；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頁 2209。

⁴ 後文所引之「《三晉文字編》」皆指此書，逕錄頁碼，不再一一加註，湯志彪：《三晉文字編》（長春：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 12月）。









⁵ 鍾柏生等編：《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年），頁 731。

⁶ 季旭昇師：《說文新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 12月），頁 815。徐在國：《傳抄古文字編》（北京：線裝書局，2006年 11月），頁 1036。古文字詁林編纂委員會編纂：《古文字詁林》第八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 910-912。

筆者認為△是「去」（倒「子」形）⁷，我們直接以晉系的「棄」字作為比較的對象：

	
中山王鼎/集成 2840	△

除了晉文字之外，還可以它系文字作比對：



			
包 2.121	上博二.容.3	信 1.018	璽彙 1428
			
璽彙 0872	璽彙 1485	清華二.繫年.4	上博五.競建內 之.7

倒「子」形的軀幹往往習慣向右或向左傾斜，比對「去」字與璽彙之「去」、「去」會發現字形非常近似。

還有個地方須進一步說明，△字下半的橫筆往右突出，乍看下與「子」很不相同（程訓義先生與中興大學博士生賴怡璇皆向筆者表達過此觀點，請參考下面

⁷ 姚孝遂認為「去」字象倒子形，乃「毓」字簡體。于省吾主編、姚孝遂按語：《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12月），頁720。

字表中的圓圈處)，但它卻與晉系之「女」旁若合符節：

	
中山王鼎/集成 2840 「棄」字所从	△

除外，金文中亦可考見「子」旁最上端以一橫筆表示的例證：

	
蔡公子加戈/集成 11148	蔡公子從劍/集成 11605

若將此種寫法倒立，則與△橫筆往右突出的型態非常接近。另外下列這種構形的漢印也具有相近之特徵：



		
魏長子	燕子光	王子方

另一方面，前述人形頭部向右或向左傾斜，是「子」的特徵，但是二字下半都不會从一橫筆，因此也可以排除是「子」的可能性。

筆者認為△就是倒子形的「女」，但獨體的「女」目前僅見於甲骨文，例如「𡚸」(合集 27643)，甲骨文以後它只出現在偏旁中，並且往往作為「棄」、「育」、「充」









等字的偏旁，而本壘應是戰國三晉之古壘，若△確實是「去」，則它可能是戰國文字中首次出現的獨體「去」字。

除了釋作「去」之外，還有一個可能性也應重視，最近出現幾件字形作「去」但文句卻必須讀作「棄」的用例，清華貳〈繫年〉簡 117、135 有「弃」字作：

	繫年 117	楚白(師)亡工(功)，多去(棄)巾(旃)、 ⁸ 莫(幕)，肖(宵)遁。
	繫年 135	楚人聿(盡)去(棄)斤(其)巾(旃)、幕、車、兵，犬遑(逸)而還。







原考釋者指出「去，『棄』字古文作『弃』，去是『弃』的省形。」⁹考慮二處文例及用法，讀作「棄」是正確的，而「去」僅能視成「弃」的省形，在此指楚人敗戰時拋棄旃幕而遁逃，「棄」字省作「去」，並且連「子」旁的軀幹都省略掉。

除此之外，2011 年 9 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湖北隨州義地崗墓地進行了搶救性發掘，出土許多與「曾公子棄疾」有關的銘文銅器：

1.	2.					
						
曾公子棄疾 之行壺	曾公子棄疾 之御(?)斗					
3.	4.	5.	6.	7.	8.	
						
曾公子棄疾 之行鼎器	曾公子棄疾 之登簋蓋	曾公子棄疾 之登簋器	曾公子棄疾 之登甗	曾公子棄疾 之行缶蓋	曾公子棄疾 之行缶	

⁸ 此字考釋可參郭永秉：〈清華簡《繫年》「巾」字別解〉(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1 年 3 月 30 日)。

⁹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 年)，頁 191。

上述諸字原整理者釋作「去」¹⁰，徐在國依據清華簡前述〈繫年〉的「」「」而改釋作「棄」，認為曾公子之名為「棄疾」而非「去疾」¹¹。二字原整理者釋作「去」，顯然與字形是有落差的，而由上述字表來看，1、2 例「明顯是倒子形」¹²，而 3、8 例則是將身軀與頭部分離後的構形。《說文》云：「棄，不順忽出也。从到子。《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於內也。」¹³ 甲骨文作「」（後下 21.14），字形作雙手捧箕棄子，金文作「」（散氏盤/集成 10176），「子」改作倒「子」形，許慎《說文》視「弃」為「棄」之古文。前述的「」、「」從字面上看就是「去」，但是文例應是「棄疾」之「棄」，則此將古璽的△字讀作「棄」，也是一個思考的方向。

承蒙劉釗提示，△是「子」的倒文，這個可能性也不應排除¹⁴。古璽偶見將字顛倒書寫者，例如：

		
秦冬之「冬」	弔罰之「罰」	千金之「千」

以上「冬」、「罰」、「千」等字，皆顛倒為之。以此觀之，△是「子」倒寫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¹⁰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義地崗曾公子去疾墓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12 年第 3 期），頁 3。

¹¹ 徐在國：〈曾公子弃疾銘文補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12 年 10 月 31 日。

¹² 同前注。

¹³ （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78 年 3 月），頁 83。

¹⁴ 參劉釗先生給筆者的電郵，2013 年 4 月 27 日。

三、編號 1-95



程訓義先生釋作「臙□」(頁 32)，第二字未釋，湯志彪《三晉文字編》則釋作「臙臙」(頁 1183)。

湯志彪將第二字(後文以△表示)釋作「臙」，右半从「肉」。古璽中有獨體或偏旁的「臙」字，字形作：

璽彙 2995	璽彙 1051	璽彙 2030





《古文字譜系疏證》疑為「臙」之異體，「臙」字下則云：「從肉、自聲，疑古臙字」¹⁵。就字論字，本處之△字，上半顯然與「自」差異較大，沒有將△釋

為「臙」的堅實證據。但是「臙」與△()構形非常接近，確實應一起思考。

筆者認為「臙」右半从「肉」，字下半乍看雖从「火」形，但實與「火」無關，「臙」字實為「臙」字之訛，故△字當隸定作「臙」而非「臙」。「臙」字戰國文字作：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¹⁵ 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頁 3122、3126。

1.	2.	3.	4.
			
《璽彙》4043	郭.五.45	新蔡甲三 352	新蔡甲三 319

1、2 兩例下从「火」形，3、4 兩例則下从「大」形，古文字中「火」、「大」常通用不別，例如「樂」字作「𩇛」(新蔡甲 2.38、39)下从「火」形，但又可作「𩇛」(信 2.018)、「𩇛」(曾 176)，下从「大」形。

本處的 1-2 寫法與△近似，二字的「畀」下皆訛變成「火」形，是△釋作从「畀」的最好證明。「𩇛」(臍)字若替換「鼻」聲而為「畀」聲，正即本璽之「𩇛」。

古文獻中常假借「畀」為「鼻」，《馬王堆帛書·天下至道談》：「闕尻畀(鼻)口，各當其時。」「鼻」正假「畀」字為之。

四、編號 1-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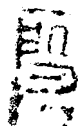
程訓義先生釋作「殷𩇛」(頁 37)，《三晉文字編》釋為「啟𩇛」(頁 1183)。

首字過去長期被釋作「啟」，近年由出土資料來看，當釋作「殷」。古璽中有「攷」字：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璽彙 2581)



(璽彙 2582)

又有下添「土」旁的「𠄎」：



(璽彙 2576)



(璽彙 2577)



(璽彙 2578)

吳振武《〈古璽文編〉校訂》指出：

𠄎字在原璽中皆用作姓氏，應即古璽和漢印中習見的𠄎(啟)氏之𠄎的異體。(原注：看《彙》二五八一、二五八二及《漢徵》三·二十二)。戰國人除在用作地名、姓氏的文字上加注邑旁外，也常常在用作地名、姓氏的文字上加注土旁，參本文〔〇五七〕條。漢印中亦既有𠄎氏(《漢徵》三·二十二)，又有𠄎氏(《漢徵》十三·十二及《漢補》十三·五)，羅振玉在《璽印姓氏徵》中疑𠄎與𠄎(啟)同，是完全正確的。故此字可和

七十三頁筆字條下 𠄎、𠄎 同列一欄併入同頁啟字條下。¹⁶

何琳儀認為是从「土」、「𠄎」聲，並且懷疑是「𠄎」字繁文。¹⁷學界很長一段時間都把「𠄎」釋為「啟」，並視「𠄎」為其異體字。但是近年在楚系簡帛文字中，不斷發現它們的蹤跡，而其文例應當釋為「殷」而不是「啟」。例如上博二〈容成氏〉簡 53「𠄎(殷)」字¹⁸作：



原考釋者李零即釋為「𠄎」，徐在國據此認為前述《包山》諸字也是「殷」字，

¹⁶ 吳振武：《古璽文編校訂》(長春：吉林大學博士論文，1984年)，頁76，又見吳振武：《〈古璽文編〉校訂》(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年1月)，頁44-45。

¹⁷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744。

¹⁸ 李零：〈讀《楚系簡帛文字編》〉，《出土文獻研究》第五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年8月)，頁160。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頁292。

並指出前述《璽彙》2581、2582「攷」均應改釋為「殷」¹⁹。近出清華簡壹〈祭公之顧命〉簡10云：「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其「殷」字作：



整理者隸定作「殷」讀作「殷」²⁰。今本《逸周書·祭公》作「皇天改大殷之命」，《尚書·康王之誥》則作「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可知字當作「殷」。

既然原本隸為从「攷」的字形，皆當改隸為从「殷」，文例也讀「殷」字，那麼「攷」也應就是「殷」字。近年學者已多將古璽字形改釋作「殷」²¹，可信。「殷」本从「戶（反身）」而古璽从「戶」，可知已產生訛變²²。

回到本璽，△字當從原整理之說釋為「殷」，在此為姓。

五、編號 1-118

¹⁹ 李零：〈讀《楚系簡帛文字編》〉，《出土文獻研究》第五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年8月），頁160。徐在國：〈上博竹書（二）文字雜考〉，簡帛研究網，2003年01月14日。

²⁰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12月），頁158。

²¹ 施謝捷：〈《漢印文字徵》及其《補遺》校讀記（一）〉《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8月），頁294。張新俊：〈據清華簡釋字一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1年6月29日。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頁240。參蘇建洲在〈清華簡《祭公之顧命》研讀札記〉後之跟帖，2011年1月6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祭公之顧命》研讀札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1年1月5日。

²² 宋華強：《新蔡葛陵楚簡初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3月），頁315-318。蘇建洲：〈戰國文字「殷」字補釋〉（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1年6月30日）。



程訓義先生釋作「穌□」(頁 40)，湯志彪《三晉文字編》作「穌(穌-蘇)□」(頁 1183)，二者都未能將第二字釋出。

原整理者將字摹作「𠩺」，比照原印，當可信。該字上半偏旁於晉系文字中已數次出現：

集成 11561	璽彙 1525	璽彙 2018	璽彙 434

《戰國古文字典》、《古文字譜系疏證》都釋作「砒」²³，可以視為「石」、「毛」二旁共用筆畫，古印中皆作為人名使用。《史記·李斯傳》云：「十公主砒死於杜。」索隱：「砒音宅，與『磔』同，古今字異耳。磔謂裂支體而殺之。」△字从「砒」聲，下从心，故本璽應為人名「蘇砒」。

六、編號 3-20

國立中興大學

²³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 523；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頁 1467。本字的考釋還可以參考蘇建洲：《楚文字論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1年)，頁 415-416。






(拓本)



(原物/已經水平翻轉處理)


程訓義先生二字皆無釋(頁91)。


首字原整理未釋，比對「祿」字漢印作「」(熊祿私璽)、「」(上祿


丞印)、「」(司馬丞祿之印)，右半應从「象」。左半構形筆者懷疑是从「舟」，

漢印中「舟」之寫法如下：

				
般成舉/般	般午/般	般翁山/般	張服/服	服誼/服

因此可隸定作「象」，字書未見。

第二字作「」，字即从瓦、虜聲之「甌」，《說文》云：「甌，甌也。一

曰穿也。从瓦、虜聲。讀若言。」²⁴小篆作「」，《古文四聲韻》所著錄的「甌」

作：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²⁴ (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3月)，頁269。

漢印「瓦」字作「𠄎」(甄封/「甄」字所从)、「𠄎」(甄龍之印/「甄」字所从)，比對字形，本處第二字釋作「甌」應無疑義。

七、編號 3-28



(拓本)



(原物/已經水平
翻轉處理)

程訓義先生隸定作「族(?)」(頁 94)，後加問號表示仍有疑問。

此字(後文以△表示)釋「族」恐有問題，《說文》云：「族，矢鋒也，束之族族也。从夂，从矢。」²⁵古文字的「族」作：

集成 4288 (師西殷)	集成 11289 (宋公差戈)	集成 287 (曾侯乙鐘)	集成 9700 (陳喜壺)	集成 4029 (明公殷)
包 2.10	包 2.191	郭語 3.14	上博二.容.41	包 2.32

「族」字从「夂」从「矢」，與△構形差異較大。筆者認為本處的△其實是「冗」字，「冗」秦漢文字作：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²⁵ (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3月)，頁141。

睡虎地·效 2	睡虎地·效 52	張家山漢簡· 二年律令 479 ²⁶

「宀」字起源甚早，甲骨文中已見，字作「宀」(屯 1050)，「宀」小篆作「宀」，字从「宀」，《說文》「宀，楸也。从宀，人在屋下，無田事。《周書》曰：『宮中之穴食。』」²⁷何琳儀認為「从宀从人，會人在室內無田事之義」²⁸。「宀」本从「宀」，今日楷書从「宀」的寫法最早見《龍龕手鏡》，「宀」為「宀」之俗體。值得注意的是漢印「宀」字作：



字即从「宀」，與△字相同。《中國古印》1-39 著錄名為「公孫宀」之璽(頁 13)，構形作：



整理者依據湯餘惠過去的考釋將字釋作「宀」(古璽中這類从「宀」从「千」的字，湯餘惠即據前述漢印的「宀」字，將字釋作「宀」³⁰，可信)，字从「宀」从「千」，

²⁶ 參廣瀨薰雄：〈張家山漢簡所謂《史律》中有關踐更之規定的探討〉，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06 年 9 月 12 日。

²⁷ (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78 年 3 月)，頁 151。

²⁸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頁 426。

²⁹ 佐野榮輝等編：《漢印文字匯編》(臺北：美術屋發行，1978 年)，頁 180。羅福頤著：《漢印文字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年)，第七卷，頁 15。

³⁰ 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古文字研究》第 15 輯，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中華書局編輯部合編，1986 年，頁 40-41。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頁 426。

古文字「千」、「人」常可替換³¹。據此，筆者認為此單字應釋作「冗」。

八、編號 3-37



(拓本)



(原物/已經水平翻轉處理)

程訓義先生隸定作「王□」(頁 97)。




第二字原考釋者未釋，實即「肥」字。「肥」字戰國文字作「𠃉」(包山 203)、「𠃊」(包山 250)、「𠃋」(望山 116)、「𠃌」(天卜)、
「𠃍」(新蔡甲三.240)、「𠃎」(容成氏.49)，其所从的「卩」旁可中空(𠃏)，
也可填實(𠃐)，本處的寫法與天卜寫法非常接近。「肥」从「如」(即「妃」
之本字)省聲³²，古文字中時常出現。漢印「肥」字作³³：

肥當時印	肥泄之印	肥駿私印	肥福私印



³¹ 于省吾認為：「千字的造字本義，係在人字的中部附加一個橫劃，作為指事字的標誌，以別於人，而仍因人字以為聲(人千疊韻)。」參于省吾主編，姚孝遂按語：《甲骨文字詁林》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12 月)，頁 30-32。

³² 陳劍：〈釋《忠信之道》的「配」字〉，《中國哲學》編委會、煙臺大學國際簡帛研究中心主辦：《國際簡帛研究通訊》第二卷第六期，2002 年 12 月；又見復旦網，2008 年 2 月 20 日。

³³ 羅福頤著：《漢印文字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年)，第四卷，頁 13。佐野榮輝等編：《漢印文字匯編》(臺北：美術屋發行，1978 年)，頁 537。

		
肥錯私印	肥賈	肥仁之印

△字與「肥仁之印」的「肥」同形，此字視為「肥」應無可疑。

新出溫縣盟書編號 T1K1-3815，其參盟者作「」（原照）³⁴、「」（筆者所摹），此參盟者原書無釋，其實字跡清楚，當釋作「肥」³⁵，與本處古印相同，都作為人名之用。

九、編號 4-7





（拓本）



（原物/已經
水平翻轉處理）


程訓義先生隸定作「朱睢」（頁 105）。

第二字（後文以「△」代替）整理者認為是「睢」，「睢」《說文》作「睢」但是△字「目」、「隹」二旁中間有一連貫的橫筆，筆畫十分明顯。可見△字與「睢」仍有所不同，△並不从「隹」而从《說文》「隹」字或體「隹」（）。

「隹」，何琳儀與季旭昇師都認為「隹」是「隹」的分化字，字从「隹」，下

³⁴ 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法書全集第 1 卷·先秦秦漢》（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年）。



³⁵ 高佑仁：〈談溫縣盟書裡幾位參盟者之名〉，《孔壁遺文論集》（臺北：藝文印書館，2013 年 8 月），頁 235-244。


添一橫筆作為分化符號，字仍以「隹」為聲³⁶。李守奎認為「隹」、「隼」最初當是音義並同的一字，後來才音隨義轉，有所區別。³⁷古文字中常見「臠」字，字形作「」（鄂君啟舟節/集成 12113），上博四〈昭王與龔之臠〉中人名「龔之臠」多次出現，其「臠」字作：

				
簡 6	簡 6	簡 9	簡 7	簡 7

裘錫圭則指出：

臀部古稱「臠」。《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於汾陰臠上」，顏師古注：「臠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尻臠，故以名云。」臀部所以名臠，大概就是由於它比背部和腿部突出。「臠」、「臀」古聲母相近。「臠」屬微部，「臀」屬文部，二部陰陽對轉。這兩個詞無疑有同源的關係。³⁸

認為「臠」、「臠」乃一字之分化，可信。參照漢印「隼」旁的寫法如：「」（胡修準印）、「」（胡修準印）³⁹，△字右半應从「隼」。

「」很顯然是从「隼」，但整體構形該如何理解，仍有不小爭議，筆者

³⁶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1207；季旭昇師：《說文新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頁311。

³⁷ 李守奎：〈楚文字考釋（三組）〉，《簡帛研究》第三輯（廣西：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28。

³⁸ 裘錫圭：〈釋殷墟卜辭中與建築關係有關的兩個詞——「門塾」與「白」〉，《出土文獻研究續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頁1-4。

³⁹ 佐野榮輝等編：《漢印文字匯編》（臺北：美術屋發行，1978年），頁413。

認為有以下幾種可能：

(一)、釋為「腓」字，「肉」與「隼」黏合而成類似从「且」的寫法。

(二)、釋為从「目」、「隼」聲，為「睢」字異體，「睢」見於《說文》。

(三)、釋為从「且」、「隼」聲，為「睢」，「且」字下半的橫筆與「隼」字的橫筆連成一線。

上述三種，只有第一種說法的「腓」，在出土文獻中有相同的寫法作為旁證，但是釋作从「肉」、「隼」聲，就構形上也還有懷疑的空間，因為「隼」旁的橫筆過於往左延伸，與一般漢印的「隼」字稍有不同。總的來說，筆者認為△字應从「隼」聲，但是整體構形如何分析，就現有的線索來看，還有討論的空間。

十、編號 5-3



原整理者釋作「□種」（頁 111），首字無釋（下文以△代之）。

此璽為漢印，字跡十分清楚，△當即从亡从刀之「句」。

「句」來源甚遠，甲骨文即出現，字形作「𠄎」（合集 6154），金文中大量出現，字形作「𠄎」（殷集成 4317）、「𠄎」（己侯貉子殷蓋/集成 3977）、「𠄎」（曷仲觶/集成 6511），多作祈求之語，如「句永令」（剗鐘/集成 246）、「句永福」（衛鼎/集成 2733）、「用句眉壽無疆」（師與鐘/集成 141）等。值得注意的是，金文若干寫法中，「刀」、「亡」二偏旁已經結合為一體，例如「𠄎」（啟卣/集成 5410）、「𠄎」（追殷蓋/集成 4222）。漢印「句」字作「𠄎」、「𠄎」⁴⁰，可見「刀」、「亡」結合為一，在金文中已見發端。

《說文》云：「句，气也。遂安說：『亡人爲句。』」⁴¹「句」字故訓中多

⁴⁰ 佐野榮輝等編：《漢印文字匯編》（臺北：美術屋發行，1978年），頁 197-198。

⁴¹ （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3月），頁 267。

解釋為「乞求」之義⁴²，「匄」未見做為姓氏用⁴³，此印是吉語還是人名私璽需要再研究。

十一、編號 5-23



程訓義先生隸定作「博陽寫(?)」(頁 118)。

本璽第三字(後文以△表示)原整理者釋「寫」，「寫」字《說文》小篆作「寫」，

秦漢文字作：

秦 186	法 55	法 56	董寫之印 ⁴⁴

傳鈔古文則作：








韻海 3.28	韻海 3.28	碧落碑	汗 3.39


「寫」字下从「鳥」，明顯與△字不合。筆者認為△字上从「宀」、下从「鳥」非常清晰，中間當从二「工」形，考察古文字的構形，這樣的寫法殆即「寫」字。《銀雀山漢簡》「寫」字作：


⁴² 參宗福邦、陳世鏡、蕭海波：《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7月)，頁 259。

⁴³ 竇學田：《中華古今姓氏大辭典》(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




⁴⁴ 羅福頤著：《漢印文字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七卷，頁 16。



			
簡 598	簡 603	簡 604	簡 604
			
簡 606	簡 609	簡 610	


諸字皆从四「工」，而△則从二「工」，這可以由「塞」字甲骨文「」（合集 29365）、


金文作「」（塞公孫牂父匜/集成 10276）作為旁證。

不過，此中還有個問題需要辨明，我們知道「窳」（窳）就是「賽」的初文⁴⁵，古文字作：

			
合集 29365	包 2.149	天卜	上博二·民之父母 7

但是「騫」《說文》小篆作「」，許慎也云：「騫，飛兒。从鳥，寒省聲。」⁴⁶從古音來看，「騫（曉/元）」、「寒（匣/元）」古音接近，「騫」確實應當从「寒」得聲，而與「賽」（心/職）無關。但是「寒」金文作「」（大克鼎/集成 2836）、

「」（小子發鼎/集成 2598），字从「宀」、从「人」、从四「中」。戰國文字作

「」（上博一·緇衣簡 6），《漢印文字徵》「騫」字作：

⁴⁵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114。

⁴⁶ （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3月），頁82。



其「鳥」旁上方近似「出」之構形，當是上下兩「中」形黏合的結果，這些構形都說明它與「寒」的密切關係。那麼，何以△字从「寒」而不从「寒」，這是文字省併後的結果⁴⁷。「寒」字在漢印中也類化作「寒」：

			
漢印	漢印	漢印	漢印

字中間从「工」，很明顯△與銀雀山漢簡諸「寒」字都已經與「寒」的寫法產生類化，而《說文》也釋作从「寒」省聲的「寒」，漢印作：




字不从「寒」省，而从「塞」或「賽」所从的「寒」(寒)，那麼△字釋「寒」就完全說得通了。

十二、編號 5-60




程訓義先生釋作「天申之印」(頁 132)。

⁴⁷ 裘錫圭著：《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頁 90。





此為人名私璽，首字「」實為「王」而非「天」，在此為姓。第二字

作「」，原整理者釋「申」，然秦漢文字的「申」作：

		
焦申即	管申	楊申
		
睡.日甲 18	睡.日乙 35	睡.日甲 3

由以上諸例可知，「申」字豎筆皆往下突出，然而反觀本璽的「」，豎筆向下並未凸出，可見此字不得釋作「申」字。筆者認為此當是「由」字，漢印中的「由」字作：

		
汝由私印	李由之印	時舉由

「由」甲骨文作「」（合集 13641），金文作「」（由伯尊/集成 5998）、「」（由伯尊/集成 5998）、「由」，⁴⁸到了戰國時期作「」（郭.六.19），「口」形改易作「甘」形，漢印「由」字的豎筆直貫而下，故本璽應改釋作「王由之印」。

國立中興大學 

⁴⁸ 關於「由」字的考釋史，陳劍在〈釋「由」〉一文中有很詳細的討論，參《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0年），頁1-89。

十三、編號 6-30



程訓義先生無釋。

此為一組套印（又稱子母印），共分兩層，外層作「中告私印」，此為內層印文，原書無釋，當為「中游功印」。「中」可當姓氏使用，《通志·氏族略五》：「中氏，何承天《纂要》云：漢少府中京。」

◎後記：承蒙程訓義先生厚愛，多次惠贈筆者未曾公開的原物近拍照，先生已近八旬，與我素昧平生、千里遠隔，然其慷慨相助之情，令人動容，在此向程先生特申謝忱。本論文蒙文化大學柯淑齡教授、彰化師範大學蘇建洲教授、北京大學王輝博士、寶雞文理學院付強教授、中興大學博士班賴怡璇同學提供許多寶貴意見，在此向各位老師、朋友致上最深的謝意。

參考文獻

一、古籍

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3月。

二、近人專著

于省吾主編、姚孝遂按語：《甲骨文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12月。

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法書全集第1卷·先秦秦漢》，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古文字詁林編纂委員會編纂：《古文字詁林》第八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朱淵清、廖名春主編：《上海博物館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3月。

- 吳振武：《〈古璽文編〉校訂》，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11年1月。
- 宋華強：《新蔡葛陵楚簡初探》，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3月。
-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
- 季旭昇師：《說文新證（下）》，臺北：藝文印書館，2004年。
- 季旭昇師：《說文新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
- 宗福邦、陳世鏡、蕭海波：《故訓匯纂》，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7月。
- 徐在國：《傳抄古文字編》，北京：線裝書局，2006年11月。
- 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12月。
- 程訓義：《中國古印--程訓義古璽印集存》，石家莊：河北美術社，2007年2月。
- 黃德寬：《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
- 鍾柏生等編：《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年。
- 羅福頤著：《漢印文字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
- 蘇建洲：《楚文字論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1年。
- 竇學田：《中華古今姓氏大辭典》，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
- 佐野榮輝等編：《漢印文字匯編》，臺北：美術屋發行，1978年。

三、期刊及單篇論文

- 田焯：〈略論古璽文字研究的重要性〉，《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0年。
- 李守奎：〈楚文字考釋（三組）〉，《簡帛研究》第三輯，廣西：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 李家浩：〈楚簡所記楚人祖先「（鬻）熊」與「穴熊」為一人說〉，《文史》2010年第3輯。
- 李零：〈讀《楚系簡帛文字編》〉，《出土文獻研究》第五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年8月。
- 洪德榮：〈試論楚簡中從「虫」形之相關諸字〉，中興大學中文系主辦：古文字與

- 簡帛文獻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1年12月17日。
- 施謝捷：〈《漢印文字徵》及其《補遺》校讀記（一）〉《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8月。
- 陳美蘭：〈上博簡「讒」芻議〉，《中國學術年刊》第24期，2003年6月。
- 陳劍：〈釋《忠信之道》的「配」字〉，《中國哲學》編委會、煙臺大學國際簡帛研究中心主辦：《國際簡帛研究通訊》第二卷第六期，2002年12月；又見復旦網，2008年2月20日。
- 陳劍：〈釋「出」〉，《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0年。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義地崗曾公子去疾墓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12年第3期。
- 湯餘惠：〈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古文字研究》第15輯，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中華書局編輯部合編，1986年。
- 曾憲通：〈「子」字族群的研究〉，《第一屆中國語言文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第一屆中國語言文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香港大學，2002年3月，後收入《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叢考》（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5年1月）。
- 裘錫圭：〈釋殷墟卜辭中與建築關係有關的兩個詞——「門塾」與「白」〉，《出土文獻研究續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 劉釗：〈讀郭店楚簡字詞札記〉，《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
- 韓祖倫：〈先秦古璽印文字雜識續〉，大象出版社：《中國文字研究》第十四輯，2011年3月。

四、學位論文

- 吳振武：《〈古璽文編〉校訂》，長春：吉林大學博士論文，1984年。
- 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
- 施謝捷：《古璽彙考》，合肥：安徽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5月。
- 湯志彪：《三晉文字編》，長春：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12月。

五、網路資料

方勇：〈釋璽印及陶文中的「昆陽（市）」〉，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08年9月9日。

徐在國：〈上博竹書（二）文字雜考〉，簡帛研究網，2003年01月14日。

徐在國：〈曾公子弃疾銘文補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12年10月31日。

郭永秉：〈清華簡《繫年》「𠄎」字別解〉，「復旦網」，2011年3月30日。

張新俊：〈據清華簡釋字一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1年6月29日。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清華簡《祭公之顧命》研讀札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1年1月5日。

蘇建洲：〈戰國文字「殷」字補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1年6月30日。

廣瀨薰雄：〈張家山漢簡所謂《史律》中有關踐更之規定的探討〉，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06年9月12日。

